

文风而来

主办单位：文登区作家协会

冠名商：文登全友家居商场

风荷送香入梦来

文/初玉娟

听闻西郊的荷花盛开,约上三两知己前往赏荷。沿着202省道一路向西,笔直宽阔的公路两边植被茂密、树影婆娑。有微风吹过,树叶发出轻轻地低吟,在阳光下静谧安详。

“快到了!你们看,前面就是!”朋友按捺不住欢快地心情,就连声调也兴奋地陡然拔高。

许是受到她的感染,我也心旌摇曳。对荷情有独钟,无论是荷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品格,还是她“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的风骨,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底。对荷的喜爱,是那么的热烈、又是那么的深沉。离目的地愈近,反而生出一种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思虑。

还没下车,我已经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喜欢荷的果然不只我一人,放眼望去荷塘周围人山人海,下午暑气正浓,却丝毫没有动摇人们赏荷的热情。人挨着人,即使就那么站着,也能挥汗如雨。照相、合影、发朋友圈……荷本清幽,大概想不到有一天她会受到人们的如此追慕吧。

闻香识美人,离荷塘愈近,愈是清香扑鼻。穿过密密匝匝的人群,终于能够一睹荷的容颜。遥望水面清圆,翠绿色的荷盖铺满荷塘,塘水在荷叶的掩映下涤荡着褐绿色的光芒。荷茎身姿挺拔、姿态秀逸、不蔓不枝,支撑着花朵。荷花如九天碧霄上的仙子,清丽脱俗,静立于浩渺碧波。且看她们姿态万千、仪态万方,或含苞待放,或初吐花蕊、或全然盛开,无不端庄绮丽,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

仔细看,更觉得美不胜收,简直就是一幅天然的画卷。最好的画师,也无法描绘出这样美到极致的画面。你看,

那红荷似天边的霞妖娆姝丽、白朵似山间的雪纯洁冰莹,粉莲如暖玉温润怡然,紫苞如梦迷离梦幻。妍丽且冰清玉洁,张扬又不失含蓄。

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思慕。中国理学开山之祖,北宋著名学者——周敦颐,一生清廉、淡泊,品格更是如“光风霁月”。周敦颐一生独爱莲之风骨,在他任南康知军时,特意令人在军衙东侧挖掘了一口池塘,池塘里种满荷花。工作之余,周敦颐经常邀请同僚好友来此赏荷品茗。对荷的钟爱,周敦颐写下了流芳千古的《爱莲说》。《爱莲说》短短119字,字字珠玑,以荷自喻,将荷的风韵和风骨展现的淋漓尽致,对后世的影响极大。

100年后,南宋又一理学大师——朱熹调任南康知军。出于对前辈知己的敬仰,朱熹命人重修爱莲池,建立爱莲堂,并从周氏后人得到《爱莲说》真迹墨宝,刻碑于爱莲池旁,成就一番千古佳话。

荷花入诗,早见于《诗经·郑风》:“山有扶苏,隰有荷花”。后世文人对荷的喜爱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。早春时节,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;盛夏时节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;夏秋相交,“一夜雨声凉到梦,万荷叶上送秋来。”才情过人、多愁善感的林妹妹,则独爱李义山的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”。初冬时节,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”在文人墨客心里,荷的四季都是美的。

水墨画为国之瑰宝,以荷入画,别有一番古朴的风韵。清代,石涛作《墨荷图》、朱耷绘《荷石图》。近代,白石老人的《秋荷》、张大千的《彩荷》等等水

墨经典之作,彰显了荷在绘画大家心中的重要地位。

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中借景抒情,荷塘的美、荷花的纯洁,反射时代的黑暗,对现实的忧愤。被称为“荷面美人”的茜茜,用西洋画写实的手法赞美荷的纯洁,并成为她的艺术符号和精神象征。“凤凰传奇”的民族风歌曲《荷塘月色》更是走上街头巷尾,优美的旋律给人以美的享受,以及人们对盛世中华之热爱。

荷,在国人心中早已成为一种符号、一种气节、一种冰清玉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

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。突然,狂风肆虐、黑云压顶,水面上波浪翻滚。荷叶随着波涛上下起舞,荷花也随着狂风乱舞。

“要下雨了!”人群里有人疾呼。游人纷纷离开荷塘,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雨。

一道惊雷闪过,天空仿佛裂开了一道口子,雨点裹挟着丝丝凉意从天而降。回望荷塘,雨点密密匝匝地砸在荷叶上,荷叶在塘面剧烈的摇摆,雨水沿着叶脉滚动,仿佛一颗颗珍珠,一会儿向东,一会儿向西,一会儿又掉入塘中。荷茎却是倔强地不肯弯下笔挺的身姿,与狂风骤雨进行着顽强地拼搏。荷花在漫天的雨雾中,更加迷离清妍,正如李太白所说: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……

“走吧!”在同伴的催促下,我一步三回首的往荷塘外走去。遮阳伞耐不住狂风暴雨的侵袭,湿了大片的裙角。

返回时,风歇雨停,月上枝头。而荷的清绝、婉约、美好,久久地萦绕在我心头。梦里,依稀有风荷送香……

记忆中的无花果树

冷欣,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,威海市诗歌协会会员。文字发表在《山东文学》《环翠文艺》《威海文艺》《文登文艺》《威海晚报》等书刊。



文/冷欣

我相信雨水到过很多地方。早晨刚落雨时,一只猫从对面山坡上“嗖”的一下蹿了下来,它眼里的表情和我幼时的一模一样。而且它毫不畏惧地望了我一眼,就闪进了对面的楼道里。

它经过的那个拐角处,那棵无花果树连枝叶都已不见,种它的老人摘了二十几年果实后,于上周伐倒了它,说是果实越结越小,而且树干里面开始聚集着虫蚁。我再也看不到它了,它曾生长过的地方,成了一片空地。

其实,我知道那里总会被什么填满,比如几棵葱,或者别的什么蔬菜。不久之后,那里就会花红叶翠起来。但此时它空白着,透过夏日的雨帘,让我的视线发慌。

我不知道,这棵被伐倒的无花果树是否认识当年我父母栽种的那些,兴许它们是远亲吧?在我们那个远离海边的乡村,无花果树很难成活。虽然夏季它叶子肥大,但非常惧怕狂风肆虐。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,终于盼到了它婴儿般的果实日渐丰硕,但还没成熟,却先赶上了暴雨。一阵狂风骤雨之后,无花果树的枝干“咔嚓”一声折断,耷拉着脑袋毫无生机。父亲心疼至极,和母亲两个围着它想用绳子把它箍住,却终是 不成,最后只得放弃于院中栽果的打算。

后来父亲在门前重植了一棵,呵护得简直小心翼翼,冬天给它穿“衣”,春天给它去“袄”,夏天给它加固,还时不时地给它浇水。树也不负众望,很快就枝繁叶茂,在叶柄的底端,伸出一个个顽皮的小脑袋来。有人要点身上的癞子,母亲端详了半天,怎么也不舍,但最终还是摘下几

个饱满的未成熟的果实递过去,带着浓稠的白汁,还不忘嘱咐:“小心点,别滴到手上!”果实成熟后,母亲总是用盆端着,东家西家地送。赶上多雨的季节,母亲总是一边摘下那些坏果,一边连声惋惜:“可惜了!”

有时果实成熟时,我们兄妹俩都没回家,父母就会把一些熟了的无花果放进冰箱里,等我们回去。往往打开冰箱时,花果往往已经开始发黑。我们多次嗔怪,父母一边连连应声再也不这样,却依旧改不了。

其实摘花果并不容易,汁液淌到身上皮肤会痒,而且树叶间密密层层,身上一会儿就会汗涔涔的,还有小的蠅虫在身边飞舞,有时为了高处的果实还必须爬到树上去。但父母并不曾抱怨过。倒是有一次父亲的脸上出现了划痕,妈妈对我说:“那么高偏要去够什么?你爹差点摔下树来。”父亲在一边闷闷的,一声不吭,可我知道高处的花果大多又大又甜,如果没被鸟儿啄食过。

如今无花果树遭了白蚁,主干枯掉了,只在旁边生出几个侧枝,有一搭没一搭地结上几个果实,成熟时,谁走过谁摘一个。母亲走后,父亲愈加没心思管它了,只是在冬季时依然不忘给它捂草。

我对于季节的更迭一直是迟钝的,只有看到满眼的无花果树叶随风婆娑时,看到满大街的无花果被那些大姨大妈拐着小篓叫卖时,才会感到夏季的真正来临。

每次心情不平静时,对视着拐角处的那棵无花果树,总会感到无比亲切,仿佛又完全不是那样。有些东西在心中扎了根,即使你装作淡漠,却依然生疼。

其实这棵被砍掉的树还是幸福的,它的主人起码还很健康,也许再过几天,他会重新种下另一棵树。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唯一区别就是,它有没有记忆,它有着怎样的记忆。但我相信,时间的潜流,会慢慢地把那些缺失的部分补上,包括爱。

QUANU全友家居

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

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

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

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

地址：文山路桥西150米（三联火锅对面）电话：8160018